

小说家的散文

何申著

我的热河趣事

何申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热河趣事 / 何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7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1342-9

I.①我… II.①何…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78773 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编 选 靳凤岗
责任编辑 党 华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梁 晓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4 000
版 次 202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71-63956290

目录

辑一

— 3 —

我在天津的日子

— 33 —

黄家花园旧事

辑二

— 47 —

插队旧事

— 64 —

乡间闹事

79

“公社”记忆

92

山乡记忆

103

县城记忆

111

老赫的乡村

辑三

145

我的热河趣事

157

“河大”旧事

174

庙前“耕读”往事

178

我在 1978 年前后

189

古城文人情

辑四

203

为避暑山庄作赋

207

“热河”碧空

210

吃“派饭”

215

《年前年后》的往事

221

花楼沟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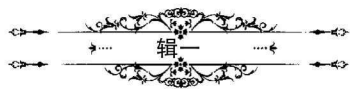
226

“红薯当家”的往事

232

为“诗上庄”作赋

同龄人的选择



我在天津的日子

老年得子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老年得子都是一件特大喜事。特别前面都是女孩,终于生个大胖小子,那绝对比天上掉个大元宝都美。

我是我家唯一的男孩。我上面有五个姐姐,五朵金花,人见人夸。但我小时候总想,这要是五个哥哥多好,看这条街上谁敢欺负我!后来大了,明白了事理,吓了一跳,多亏有这五个姐姐,要是五个哥哥,这世上有没有我,还得两说着。道理呢,很简单,一家五个野小子,一个比一个能吃,一个比一个不省心,即使那年月没有节育手段,可再生第六个小子,肯定就不受待见,说不定一生长下来就送人了。

1951年我妈生我时都四十三岁了。那年月女人老得快,老藤

结瓜稀里哗啦。那时正赶上我家的日子很艰难,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负担。这要是家里有五个小子,我一旦闹病,小命难保,没准就丢野地里喂狗了。谢天谢地,就因为有了五个姐姐,再有了我,家里就像保护眼珠子一样,砸锅卖铁也要保住这千顷地里一棵苗。连我们全胡同的街坊邻居,都跟着爱护。说来是太感人了。

天津的城墙是八国联军打进城后拆的,变成东西南北四条马路,现在也这么称呼。东马路上有个路口叫二道街,二道街里有个小胡同叫“解元里”,我童年的家就在这里。这个胡同有来历,早年这个胡同的名字极为不雅,叫裤裆胡同,后来这里出了个学子叫张彭龄,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中考了第一名,称之“解元”,从此改名解元里,文雅了。

解元里南北走向,南口是二道街,里面左右有九个院,然后就到头了,实巷,俗称死胡同。我家住7号,7号有六户人家,是个大杂院。这个“杂”字体现在有好几家从外地过来的:我家来自东北,对面屋郝大叔是山东,还有孔家是山西,还有河北的。只有住南房的张娘、李娘两家是老天津卫。若干年后,在老城里快拆到解元里时我和三姐去过一趟,只见院里又隔成若干小院,原先的老户多数已搬走,再后来这里就凤凰涅槃,变成了古楼文化街的一片地方。

话说回来,当初这大院里,是我的天堂。何娘的老儿子,跟各家自己的老儿子一样。谁家有好吃的,都想着给何娘的老儿子送

点。张娘的女儿和我一般大，张娘比我妈岁数要小，干净利索，家里的窗台都镶着带花纹的小瓷砖，擦得光亮，宛若摆了真的花草。张娘爱抱我，嘴里喊着宝贝，然后就拿好吃的。

我在这院里一直长到八岁，从没见过邻里之间生气，更没有抬杠拌嘴的。夏天太热时，晚上各家就在院里搭铺睡，把我乐得不行，到处窜。我小时有点浑，在胡同里玩着玩着不知怎么就跟人打起来。我一个人，人家都是哥儿几个，按说我该吃亏，但只要有人见了，马上就拦住对方，然后喊：“何娘，你老儿子又打架了！”等于保护了我。

老城秋日

秋光灿烂，我四五岁时，我家的日子有了明显的改观。解放好几年了，政策宽松，天津老城里商业气氛空前活跃，我们胡同、院里各家各户都快乐地谋着自己的生计。

卖水果的，拉胶皮的，还有养鹌鹑的。我家对面屋的郝叔回山东老家养鸭子去了，我爸和郝婶等人，就在堂屋置了几台“捣子”（手摇冲床），砸“山字”，即收音机里山字形的磁体片。别看是小作坊给工厂做配活，但架不住积极性高，不光大人干，大点的孩子都能干。成品送去，钱马上就回来，常是干到小半夜，谁都不困，我爸就拿钱叫我四姐带我去“一品香”买小八件——都买了，

别找钱！那叫一个豪气。

“一品香”在东马路水阁大街把角，老字号，专卖糕点。二道街黑，我们就绕东门里大街，沿路见不少前店后宅的都不睡忙活着，挣钱挣得喜气洋洋。“小八件”用纸包纸绳捆，连拎带抱，到家放开吃，大人吃着商量再添设备，孩子们吃几口就去院里藏猫猫。日子好了，人也就不饿了。而一旦吃不上，就馋，越馋越觉得吃不上。

要说这多叫政府省心呀。我家是1948年从东北过来的。我爸十五岁在大连商号学徒，东北叫“住地方”。他和一帮伙计到天津是投奔东家，但这时东家死了，成了西家。他死了，咱们得活呀，为养家糊口，他们几个弟兄就重操旧业，合伙做小生意，赔了本散了伙，我爸就无业了好几年。这一做小手工业，不但把自己救了，还不给政府添麻烦。

我大姐那时已经工作，在城厢区委，地址就在鼓楼（有地名没有楼）前，是一座青砖大院，院墙挺高，把头有个大门。我去过多次，跟住家差不多，里面办公人员也不多，桌椅板凳都是旧的。于是给我一种感觉，机关是穷地方，因为它什么都不生产。但它周围可不一样了，周围都是买卖家生意兴隆。可不像现在有的地方，那天我到一镇里，一条街就镇政府大院热闹，车水马龙，左右新建的商铺多数都空着。

秋日的老城里，在那些年里就如同丰收的田地，处处有诱人

的果实。当时我要会唱歌，非唱“老城里的天，是晴朗朗的天，老城里的人们好喜欢”。但往下的事谁都知道，没多久就敲锣打鼓，各家的小买卖小作坊都不让干了，合并了。我们家那些捣子什么的都拉走了，鹌鹑也都死了，胶皮也不让老头拉了，改蹬三轮。我从广播里听明白，这是“公私合营”了。

我爸和郝婶开始起早去上班，月底发工资。日子还行，但再没见他拿钱让我四姐带我去“一品香”买小八件，更没了“都买了，别找钱”那种豪气了。

老城过年

天津过年的年味浓，天津老城里过年的年味更浓。那时小孩没现在这么金贵，我胆子也大，寒假里就带几个同学去了趟娘娘宫。先从劝业场那找着海河，再沿河一直走到东浮桥，再去娘娘宫，就不迷路了。别看都在市内，我那些同学多住五大道，都是第一次来，看了好新鲜。他们都是家里有钱的，见了鞭炮猛买，见卖吊钱就不认得了，我说这是贴在窗外的，风一吹呼啦啦飘可好看了，就都买了几张，回头一问，谁家大人都不让贴。那边过去是租界地，可见不同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

早先天后宫即娘娘宫在我眼里有点吓人，主要是前面山门的四大金刚。那时娘娘宫古老神秘加残破，传说这娘娘身下坐着海

眼,她不能动,一起身就发大水了。这太可怕了,同时也表明这娘娘法力好大。每年到腊月,宫前大街就都是红红绿绿的地摊,人流如潮,说白了就是庙会。即便不买东西,也想来逛,何况年货不怕多,来了总有可买的。

我来主要盯着两样东西,一是鞭炮,二是空竹,即闷葫芦。我抖得不错,还能扔挺高再接住。但也失手摔坏,就要买新的。卖空竹的就在庙内侧房,挨着送娃娃大哥的房子,隔窗看得清楚,小男孩似的娃娃穿衣戴帽站着一群。那时没宫墙,但我四姐每次都要拉着五姐和我从前殿穿过。我知道她的用意:我在家无法无天,她又舍不得动我一个手指头,又想让我变得老实点,这就是个好场所。但我也有主意,一进去就不抬头,你说啥我都忍着,反正出了门还是我。再进正殿看娘娘,娘娘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形象模糊,但感觉很慈祥。那时以为这娘娘不定多大岁数,跟王母娘娘差不多吧,后来才知道妈祖本是少女,很是神奇。

那时金汤桥在人们称呼中还是东浮桥,中间走车,两边人行道是木板的,为节省材料,还留着比巴掌窄些的缝儿。人是掉不下去,但看河下水或冰都是真真亮亮的。特别是夏天发水时,浊浪滚滚,我一上去就来尿。幸亏那时女的很少穿高跟鞋,否则鞋下不去鞋跟儿下去了。我四姐当时的学校 36 中正对着这桥,那学校的校舍像欧洲的城堡,很有特色,后来没保留下来。

城里年前年后还要去南市,过南马路后,再下一个大坡子就

到了。南市临街二层楼不少都带花檐廊，楼上楼下，各色招牌铺天盖地，商铺饭馆戏园子澡堂子旅店多得分不出个数，还有居民住的小窄胡同，生人乍来绝对看着眼晕，但我们至此就如鱼入大海，钻来串去，该吃该玩该买东西方便得很。

我老爸爱看戏，常带我去南市的戏园子。除了演评剧的黄河大剧院大些，别的都不大，木结构，楼梯又窄又陡，坐二楼头排，就像坐在演员头顶上。倒也好，没有扩音，听得清楚，但唱的什么词，又不知道。反正我是去了先买些零食吃，然后有武场就瞪眼珠看，演文戏时，就看别处，看看就睡了……戏散了，顶着星星迷糊着回家。年根儿里，煮肉的香气弥漫在大小胡同里，老远才有一个路灯，把人的影子照得大了小、小了大。赶到影子大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才能长成这样……

老城开蒙

我在天津老城里生活到八岁半，这期间念了小学一年级。那时没有学前教育，就是一伙顽童可胡同可大街玩疯后，家长说可不行了，赶紧上学收收性儿。领到学校报名，老师说从1数到100。这对我太简单了。人家看看我的大脑袋说：不笨，行啦。我就成了小学生。

南马路小学。临街一堵青砖墙，一个拱门，长条院，平房，很

简陋。旁边的大楼好气派，课间和俩同学过去看，还有扛枪站岗的，喊小孩一边去。看大牌子，法院，审犯人的，快跑。回去教室门都关了，老师发怒：回家去吧！那好吧，得听老师的话，拎着小书包真回家了。我妈问怎么这么早放学，我说是今天我最早。张娘的女儿小荣和我一个班，比我懂事多了，放学回来喊：何娘，他是让老师撵回来的！我说是老师让我回来的。

老城里的胡同太多了，从解元里到南马路且得拐来绕去。于是就锻炼了记路的能力，以至日后到一个生地方，只要走过去，我就能找回来。特别是到国外，语言文字都不行，一个人上街，不走太远，就不会迷路。

那个时候小学课程简单，说实话，老城里的小学更简单，无非学生字讲加减法。别看我一时弄不清是“撵”还是“让”，但这点功课对我纯属小菜一碟。我爱看书，拿张报纸磕磕绊绊能念不少标题。我家胡同对面的胡同里有个小人书铺，这对我的吸引力与今天孩子上网吧相同。可看小人书要钱，没钱了，掌柜的想买点什么，又出不去，我就帮他买。他挺喜欢我，就免费让我多看几本。我爱看古时候打仗和侠客的，看不懂也看。那些小人书纸很薄，是木版印刷的，人形大，文字就在图中人物的嘴边引出的方框里：一员大将被绑，旁边坐着的人头上的方框里写“你降也不降？”大将的方框里写“要杀便杀，不必啰唆”。这是文字少的。一般有女子一出现，往往是密密麻麻一满框字。看来还是女人爱说。

院里的张娘李娘都爱说,我妈话少。东门里有家小电影院,她们三人去看《秦香莲》,评剧,小白玉霜演的,带了我。进去张娘就开说,嗓门又大,李娘也不示弱,说着俩人就争论这秦香莲该不该去京城找陈世美。张娘刚强,说要我就自己带孩子过;李娘说凭什么,就该找。说得前面人扭头喊:听你们的还是听人家的。后来等秦香莲一唱“三年前,你为赶考奔京路,临行时,我千言万语……”冬哥春妹再一叫爹、娘,她们全哑巴了。

过一会儿再看我身边这三个女人,那眼泪哗哗流呀流。张娘干净,掏手帕擦了又擦;李娘邈邈,摸一把鼻涕就往地下甩;我妈性格刚强,也哭。我都顾不上看电影,净看她们了。

在城里小学那一年,我好像没学到什么。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小小的校园,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南市、估衣街、鸟市我要去,大姐二姐的单位我要瞅瞅,四姐五姐去同学家,也带我。去了一看,深宅大院老先生,一说这是同学的老弟弟,还就爱和我说话。我天生不怕生人,知道点什么还爱说出来,老先生一夸这孩子真聪明,我姐赶忙拉我走,怕我得意忘形,再说出些着三不着四的话。

古来孩童正宗的开蒙,多是从念《三字经》《百家姓》开始。我们那个年代,那些东西都成了糟粕,日后红太阳打头的课本还没来到,我们学的就是“大小多少人口马牛羊”,实在没什么意思。9月1日开学,10月1日到东马路看游行,游行的人都拿个三角